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3075  
8 February 1979  
CHINESE  
ORIGINAL: FRENCH

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

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谨随函附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摩洛哥王国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穆罕默德·布塞塔先生阁下给你的信，请把它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卜杜拉提夫·菲拉利（签名）

附件

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

摩洛哥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我给你的信（参阅 S/13023）曾再次揭发了阿尔及利亚政府资助和武装的一群群的人对摩洛哥国家的领土进行侵略，其唯一目的是要侵犯摩洛哥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这种武装攻击所引起的极为严重的局势，我们不断采取冷静的态度，并加以密切注意。但对方却反而变本加厉，加紧侵略，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宣传，胡乱指控我们侵犯了阿尔及利亚的主权。

我们曾屡次在各种国际性场合强烈谴责阿尔及利亚的这种令人不可容忍的行为。阿尔及利亚这样作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国际舆论对它长期侵略摩洛哥的注意；它并且虚构事实，妄图破坏摩洛哥的信誉，例如所谓的锡格里角上空空投武器的事件。

阿尔及利亚在立即发动恶毒宣传后，还接着号召阿尔及利亚人民动员，以对抗所谓外来的危险，这让我们认清了阿尔及利亚当局玩弄这种手法的真正目的。

为了再次证明阿尔及利亚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骗人的鬼话，我要重新指出我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的信（参阅 S/13023）中所引述的某些事实。

事实上，问题仍然是：既然阿尔及利亚当局声称掌握有这一罪恶行动的所有详细资料，并且照他们说，他们知道飞机起飞的确切时间、起飞地点、飞行路线、摩洛哥组织这一行动的人员的姓名、负责接收武器的人员的姓名、飞机的登记号码和飞行员姓名等，那为什么又不立即采取对应行动呢？

人们怎能想象：在阿尔及利亚的民用雷达和军用雷达不断对阿尔及利亚及其地中海海岸上空的所有空中交通维持着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一架慢速而笨重的大力士 C-130 型飞机竟能够在摩洛哥边界以外五百公里执行这样一项行动而不会挑起任何对应的敌对行动呢？

消息灵通人士和国际舆论都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指控不可靠，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采取更加认真的措施。

事实上，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指控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而同时却发生了其他极为严重的事件。使我们感到悲痛的是，摩洛哥的乌季达市发生了无辜人民伤亡的事件。

事实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九日星期二上午七时三十分，西迪叶海亚有三名学童丧生和若干其他学童受伤，原因是有人要用炸弹破坏市内的摩洛哥无线电电视广播中心。这颗炸弹被置放在学童日常经过的道路上，并且发生爆炸。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星期三下午八时三十分，有一名路人在乌季达市中心一家名叫马格里布广场的咖啡室的露台角落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合子。保安人员在查获的原封未动的合子里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内有梯恩梯二十块，硝化甘油炸药二十块，其中七块每块重四百克，十三块每块重二百克。

同月十三日，有人在摩洛哥领土边境四公里处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是用来破坏连系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铁路桥梁的。

阿尔及利亚犯下了许许多多罪状是毫无疑问的，收集到的罪证不胜枚举。而摩洛哥为了保证其公民安全，保证其边界不受侵犯，有权采取种种非常措施，虽然有些是危险的措施。

摩洛哥再次沉着镇定，毫不动气，因为我们照顾到阿尔及利亚兄弟人民在阿尔及利亚总统患病和逝世期间的特殊处境。

尽管我们沉着冷静，但是有一些阿尔及利亚负责人却不断地在破坏我们所期望的并且向来十分珍惜的和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你的一封信曾经提到阿尔及利亚领导所谓的“马加尼亚和奥兰事件”。其实，这只不过是种种蒙骗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手法之一而已。

只要对该问题，特别是对马加尼亚炸弹的假想主犯的国笈、住址和同摩洛哥当局所谓的关系进行不偏不倚、正确的分析，就可以发现阿尔及利亚所提出的论据和援引的证据都是经不起分析的。

摩洛哥对这些事件的内情一无所知。其附带引发的闹剧，事实上却是一种障眼法，用来掩盖一项仔细筹划、更为严重的行动，就象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离阿尔及利亚边界四百公里远的坦坦市的血腥星期天所发生的事一样。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天，阿尔及利亚训练的武装雇佣军摸入坦坦市，袭击老百姓，造成多人伤亡，财物损失惨重。雇佣军在逃回阿尔及利亚领土时还带走了许多人质，特别是妇孺。

这次新的侵略无疑表明，阿尔及利亚有一些负责人有意不顾一切危险及后果，继续拒绝和反对进行任何终止本分区域的紧张局势的对话。这种作为只会损及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

摩洛哥不愿采用同阿尔及利亚领导所采用的一样的办法，也不愿回击侵略，因为我们要越过眼前的情形，不断放眼将来。我们很希望这些情形完全是偶发事件。

摩洛哥有意要克制自己，不行使一切主权国家都应享有的领土不可受到故意侵犯的权利。

我们现在虽然忍耐沉着，可是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却是危机四伏，因为阿尔及利亚负责人持续挑衅，罔视本地区各民族的前途，并且认为摩洛哥会继续不使用其合法的自卫权利。

如果阿尔及利亚领导不辜负我们的善意，我们是一定避免采取无可挽回的一步的。

我本着这种精神，刚刚给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一封信。该信全文随函附上。

我的这个呼吁既明智又负责，因此希望它为人所了解、听取。但是，在适当的时候，摩洛哥还是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就象过去历史上曾有过的一样，保卫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的。

摩洛哥政府仰赖你英明睿智，协助制止摩洛哥国家领土受到的任何侵略和挑衅行径，使本地区各国得以享受稳定、和平及和睦的时光。

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

穆罕默德·布塞塔（签名）

附录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

摩洛哥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给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信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坦坦村受到了侵略。侵略期间和之后，摩洛哥除了遭受无法计算的物质损失以外，也有无辜的公民死亡。这样，摩洛哥的领土又再一次受到了阿尔及利亚指挥、组织和装备的军队的袭击和处心积虑的侵犯。这些军队从阿尔及利亚出发，事后又回到阿尔及利亚去。

如你所知，过去当摩洛哥受到反复进行的武装袭击时，国王哈桑二世陛下曾宣布打算行使一切领土受到侵犯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公认的追击权利。

现在，摩洛哥希望这些事件都是纯粹偶然发生、无关宏旨的；它力求超脱，不行使追击权。

因此，摩洛哥振作起来，对其死者及损失含悲忍泪，克意自制。

它这样作，除了所有其他考虑外，还是为了将来着想，不愿意作出无可挽回的事。

对于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的侵略，我们还是可以以牙还牙进行同样疯狂、同样粗野的侵略。我们没有这样做，固然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可收拾的事，而我们也特别认真考虑到阿尔及利亚兄弟人民目前的处境特殊、特别危急。

这封信并不是一项控诉——如果是的话，我肯定会采取更适当的方式。这封信是深心诚挚的兄弟般的通知和呼吁，请你明察。

哈桑二世陛下和已故的布迈丁总统——愿他安息——曾作出努力，采取了种种措施，以求终止本地区的紧张局面和结束我们两国的纷争。这件事，你曾密切注意和参与，因此比谁都更清楚。

你又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要不是布迈丁总统生病，我们两国元首予定的会谈是不会不举行的。

虽然我们两国元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终于作出的决定没有落实，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会谈必然会终止我们的一切纷争，而重新大力推动我们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合作。这种合作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我个人认为以你过人的智慧和真知灼见，一定会看出这件事的作用和本意的。

事实上，不是有些彼此之间是死敌的秘密部队设法在我们两国之间制造无可挽回的事件，冀图把我们永远分开的吗？

月黑风高之夜，有武器投入阿尔及利亚领土。立刻就有人认为和传说摩洛哥是主事者。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村落有炸弹爆炸。不久，第一个被抓到的人自称是摩洛哥人，并且自动招供受摩洛哥当局指使。

摩洛哥乌季达市连续发生两次暴行。现场遗物有意使人确认主事者是阿尔及利亚国民。

意图制造不可挽回事件的行为逐步升级，以致于此次摩洛哥领土被侵犯，坦坦市被袭击，造成多人死亡，而损失尚待估计。

摩洛哥将认真、客观地分析这个情况，按照具体环境采取具体决定。

摩洛哥将在适当时刻行使它的合法权利，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卫其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

但是，从现在起，请你相信，摩洛哥经过深思熟虑、毫不意气用事的决定无论何时都不会违反马格里布共同体的最高利益。这个共同体的团结一致和兄弟情谊仍然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必须特别警惕，尤其要求我们不要让那些秘密的流寇部队阻挠已故布迈丁总统的遗志落实。要不是因为布迈丁总统生病，他和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的会谈必将是一个最伟大、最光辉的政治行动，其结果也将如我们理所当然地所期望的。

外交和合作国务大臣

穆罕默德·布塞塔（签名）

-----